

春天  
从冬天开始

■ 商艳燕

白菜很容易就开了花。从剥去了外皮仅剩下几层菜叶的中心,一根直立的茎顶破菜叶的束缚,昂首向上生长起来。聚伞形花序,显然是为了保证每朵花都有足够宽敞的开放空间,于是花苞虽然密集生长,却又高低错落分布。同时,花苞萌发时段不同,花苞便有大有小,从而可以达到错时开放的目的。

我把剩下的白菜心立起来放到玻璃瓶口,底下并不灌满水,根部与水保持一段距离。这样是为了使没有生根的根部感觉到湿润的生存空间,又不致被水泡得烂根,同时也是为了激发它生根的斗志,以延续顶部顽强的生命力。这是我臆想出来的促生办法,不知道它能不能如我心意蓬勃生长。

但是北方冬天的屋子里温暖如春,人尚且不过只穿一件单衣,对于植物来说,是否春天真的来临,它也并不会介意了。就算是错觉又怎么样呢?生命里需要一些虚构的快乐。白菜心接受了我的明示,抽薹的速度加快。第二天,茎的顶端就开了十数朵小黄花。聚伞花的骨架如撑开的雨伞,昨天还是小小的一丛,今天都增加了长度,彼此相挨却并不拥挤地开放着。小花如梅,只有四瓣。青色的雌蕊低,立在中心,周边环绕着四个黄色雄蕊。嗅之,有极淡的幽香。

我用手点它的花蕊,看指尖,淡黄的花粉已被我粘下。换了支细毛笔,将花朵依次碰触,算是为它们授粉,不知会生出什么结果。在屋子里,花朵的主人需承担蜜蜂的工作。然而,这些工作即使做得勤勤恳恳,又有什么用呢?我并不需要亲自种白菜,也没地方收留它的后代。可我这是一次次在这样的小事上花费一些时间,尽量让每一朵花都与亲切的大自然模仿对话。或许,这并不是花需要的,而是我自己本身渴望生命在时光中传递的故事。

主茎上,一层层新叶翻转卷曲,每片新叶与主茎间,各生出一枝支茎,上顶同样的聚伞花序。最上面的先开放,然后下面一层,再下一层,如此,茎干不断向上生长,下端不断侧生出新叶与伞花。随着新生层的增加,底部原本为茎提供水分的外层叶片逐渐失水、干枯,原来能够坐在瓶口的白菜头瘦下去,险些掉进水中。换了一个小口的瓶子,它暂且又坐住了。我注意到底部已钻出根须,如一缕洁白的羊毛。

白菜尽力地抽薹、开花,这是植物的本能,我不忍心令那些新生的渴望早早地被弃之敝屣,便延续了它开花的梦想。就算是一场梦吧,开小小的花,做小小梦,体验短暂的温暖,这是许多厨房小菜头们最后的旅程。

是的,我一年年在冬天的蔬菜中发现这样的剩菜头,为它们安排一个瓶子、一个盆,一次次加水,让奋斗的渴望在冬天的屋中实现。葱、蒜、洋葱、红薯、土豆,它们各有各的梦想。蔬菜总是买多了,一不小心就发了芽。秋收冬藏,这是我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古老习惯。

冬天的时候,树木凋零,我在萧瑟的街道边、河边、公园走过,不断地停下脚步,观望不同的树木各异的枝干造型,怀念它们枝繁叶茂时的模样,在干净的冬天里喊出它们永恒的名字。然而我也注意到,云杉、刺柏、黄杨、小檗、椴树、垂柳、白杨,以及很多我亲爱的树朋友的身上,在严寒的冬日里也并没有真正地进入沉睡。在它们各自不同的枝条顶端或者枝丫间,小小的新芽一直都在经受着严寒的考验。这些新芽虽然如此弱小而细微,却并不会在漫长的冬季里凋亡,而是一直坚强地蛰伏着,直到来年的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由此我便知道了,春天从来都不是等立春才启程,而是在冬天就已经准备就绪,随时等待春之信使的轻声召唤。

冬天变得安静起来,出门减少,在家里阅读、整理、回顾、思考。欢乐的景象属于过去,也属于当下,以及未来。此时,正当像外面的树一样,收敛内心的焦虑,也像一支白菜薹一样,坚持开自己的花。



## 在年轮里点亮心灯

■ 陈津菁

“老师,我们回来了!”收到学生发来的微信消息时,我正在批阅试卷,点开消息,“老师,您放假了吗?我和语文科代表要回去看看您。”

时间的车辙路过2025,记忆开始倒带。那群熟悉的男孩女孩再次出现在我面前,褪去了校服的青涩,都有了大人模样。去年的一月,马上要春节了,学生小沈写的春联“万事胜意贺新年,心想事成永平安”还贴在我的书房门前,今年他又带着新的对联来了。新的一年可不是又要到了吗?

翻开他们高考最后一百天的班级日志,那是草长莺飞的初夏——“顾少”写的是:“老师,我一定会好好学语文的!”“丁先生”写的是:“老师,厦门大学见。”“聂sir”写的是:“老师,等我回来给您带酱牛肉!”……翻阅着已经磨损的扉页,淡淡的墨痕里,藏着我们一起

走过的一整年。

要如何形容2025呢?是成人礼上,我们互相在卡纸上写的“高考加油”;是高考后,大家坐在咖啡厅里一页一页抄着志愿填报的笔记;是金秋十月,陆续收到他们上大学后寄来的明信片上字里行间的喜悦与挂念;是班级群里,新年的時候卡点接龙的祝福消息和烟花……

现在,我们重新坐在校园的花坛台阶边上,阳光暖暖地照着每个人的面庞。我看着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天南海北的同学的去向,科代表佳佳手里还握着一束百合花,清浅的芬芳在空气中漾开,和他们在一起的温暖的点点滴滴,让我平静的生活拥有了无数个春暖花开的瞬间。

课间锻炼的时候,班上的孩子来找我背课文,这群已经毕业的学生一个个自告奋勇

地要协助我检查学弟学妹们的《登泰山记》。冬天,傍晚的阳光微微泛着凉意,日落落在课本上的字字句句里,戴着2025级校卡的孩子轻轻诵读的声音,还有毕业生低低的提示音,将一年年的光阴重叠在了一起。

教育工作者的四季,就是在春天的时候给花朵一个梦想,在夏天的时候看他们蓬勃生长,在秋天的时候看花朵都有了翅膀,变成蝴蝶,在冬天的时候,看他们一个一个回到我的身旁。这一程,我们在年轮里刻下笑泪与期盼,也在彼此的心湖投下星光。纵然岁月推着我们走向不同的远方,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、抄过的笔记、许下的诺言,早已凝成不会熄灭的灯,在寒来暑往中为我们引路。于是每一次重逢,都是心灯与心灯的相认,是年轮与年轮的温柔相拥。

■ 黎月香

递小哥的电动车在楼下暂停,他一边核对订单,一边呵出团团白气,像忙碌的标点符号标注着冬日的节奏。对面水果店的老板娘掀开蒸笼,一团巨大的白色烟雾瞬间充满“镜头”,犹如一场微型风暴,在凛冽中宣告着最扎实的温暖。遛狗的老人在墙角停下,小狗绕着他转圈,每一步都在薄霜上留下梅花状的印记。

午后,一种悠长的寂静降临,直播恰如其分地进入了慢综艺时段。阳光移动的轨迹在窗台上缓慢爬行,灰尘在光柱里翩翩起舞。偶尔有麻雀落在窗台外沿,蓬松成一个个褐色的毛球,歪着头朝屋内张望,仿佛在好奇这个“直播间”的观众反响如何。看着它们,我心里那点因寒冬而生的瑟缩,竟也恍若被这小小的生机,悄悄地抚平了。它们停留片刻,又扑棱棱飞走,成为这个冬日午后最灵动的花絮。

傍晚5点半,黄金档节目开播。天色渐暗,对面楼宇的窗户逐一亮起,争先恐后地开始了各自的直播。三楼那家的厨房里,人影晃

动,锅铲翻飞;五楼的客厅灯下,隐约能看见孩子在餐桌前写作业的侧影;而一楼的老人,正坐在摇椅上看电视,屏幕的蓝光映在窗上。每扇窗后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单元,它们共同连缀成一部名为《万家灯火》的温暖长篇。

还记得另一个冬日,一场小雪带来一场特别节目。窗外,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着万物,细碎的雪花仍不时斜斜地飘洒。窗玻璃渐渐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,我用手擦出一小片清晰。楼下孩子的笑声被玻璃隔绝,但雪人歪戴的帽子、插着的树枝手臂,以及那双用纽扣做成的、不对称的眼睛,却将那份欢乐清晰地“直播”到了我的眼前。

我不禁想起,此刻的我,或许也正在某扇窗的“直播间”里。可能正端着茶杯,在书架前驻足;或者只是静静地站在窗边,望着外面的世界。透过一扇窗确认彼此的存在,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各自的生活,这大概就是寒冷季节里最温柔的一种连接方式。

■ 潘朝红

也有你的功劳呢。”“妈妈,我也要像老师和您一样,看好多好多书,我也觉得书本可有趣了。……”“对呀,多读书,以后你写作肯定会越来越棒,说不定还能当上真正的作家呢!”我笑着鼓励她。

“哈哈哈……”女儿的笑声在房间里回荡。听着她的笑声,看着她的笑颜,我心里一阵感动。平日里,我总是紧盯着她的成绩,仿佛只有成绩好才能证明一个人的优秀,却浑然不知,她这份自信乐观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,这才是我最该用心保护的。这份源自内心的力量,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支撑她走人生的风风雨雨,成为她披荆斩棘的坚固铠甲。

我轻轻翻开她的期末综合评价表,老师给她的评语映入眼帘:热爱阅读,纪律观念强,乐观开朗,像小太阳一样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……原来,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,有着自己的生长节奏和绽放方式。作为家长,我们只需耐心浇灌,静静等待,终会迎来属于他们的灿烂花期。

春  
最美好的  
联

■ 耿艳菊

去街上买年货的时候,看到一对母子,他们走在我的前面,母亲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,袋子里装着一沓红纸。孩子手里拿着两支毛笔。他们笑着边走边聊,孩子明显非常开心,走两步就要跳一下。

从母子的聊天里,我知道了这孩子学了书法,今年春节家里的对联,他母亲不打算买现成的了,打算让孩子自己写,这样才有过年的样子。孩子为领到这个郑重的任务感到自豪,又有点担心,怕写不好辜负了母亲的心意。他母亲一直在笑着鼓励他。

热闹的街市,熙攘的人群,大家手里大包小袋提着各种各样的年货,唯有这对母子让我印象深刻,觉得特别且亲切。

特别之处在于,感受到普通人内心深处对我们的传统文化依然有着深深的敬意。时代飞速发展,但那些美好的传统在我们很多人的心里依然留存着。其他的不说,单是春联这一项,就充分展示了浓郁的年味和传承,而年的那份喜气也都饱含在红红的春联里。

而今我们用毛笔写字的时候少了,春联也是制作精美的印刷品,家家户户过年,必然要买的年货就是春联。红红的春联不仅看着就喜气,而且春联上的每个字都蕴含了我们对新的一年期待和祝福,那是我们过日子的精神和盼头。

那些会写毛笔字的人呢,在喜迎新年的时候,就多了一份庄重和幸福。每个字都是自己一笔一画写在大红纸上的,写下的时候心情是虔诚激动的,当在新春佳节里看到贴在门扉上的春联是自己亲手写下的,那种心情才是最美妙的。

而这对母子令我倍感亲切之处,正在于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美妙的经历。

也是和这个男孩差不多大的年纪,十来岁的时候,那个寒假,父亲教我写毛笔字,要我好好练习,过年的春联要让我写。过年的春联一向都是父亲写的,我只是在旁边看着,偶尔帮父亲接着红纸。写春联的任务让我很自豪,心里充满了期待,每每练习的时候,总是格外郑重认真。

盼啊盼,终于盼到了大年二十九的晚上,那是家里每年写春联的时候,因为第二天是大年三十,写好,晾干,就该贴春联了。吃完晚饭,父亲在堂屋的大方桌上展开一大张红纸,裁成大小相等的条幅,又细细地为每个字折好位置。他按着红纸的一角,亲切地对我说:“开始写吧。”

要写的春联内容早已练习了很多遍,我心里默念着——上联:春满人间百花吐艳,下联:福临小院四季常安,横批:欢度春节。明明很熟,可下笔写时,却怕自己写不好。尤其是弟弟妹妹,还有母亲,一家人站在旁边看着我,我莫名地有些紧张。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一直鼓励我。我深吸一口气,落笔就写,竟然写得特别顺。很快,桌子上就摆满了我写的红红的春联。父亲又裁了一沓红纸,让我写了很多“春”字和“福”字。

第二天早上一起床,我就赶忙跟在父亲后面忙前忙后贴我写的春联。一会儿,朴素的院子就换了模样,墙上、树上,到处贴着我的字,喜气洋洋的,每个带着墨香的字都宛若一朵花般芬芳美好,盛开在我们的小院里。

现在想来,那字很是稚嫩,歪歪扭扭的,可是一家人都觉得好,父母也不怕亲戚邻居笑话,他们觉得过年的春联就是一份心情、一种美好的传承,孩子认真写了,让孩子获得特别的经历和郑重的认可,就是最美好的春联、最美好的祝福。



资料图片

## 窗户是冬天的直播间

入冬后,我家那面朝南的窗户,就自动升级成了“冬日限定频道”的直播屏幕。这方镶嵌在墙上的透明画框,不必充电、无需订阅,却忠实地为我们全家直播着这个季节最真实、最生动的节目。窗玻璃上时常弥漫的水汽,像是直播间自带的柔光滤镜,为窗外的世界晕开一层诗意的底色。

清晨,拉开窗帘,第一场直播已经开播了。霜花,这位匿名艺术家,正举办着他的个人画展。蕨类植物般的羽状图案,羽毛似的轻柔纹路,还有那宛如神秘星际地图的构图,都在玻璃上悄然凝结。我常看见儿子趴在窗前,对着霜花哈气,然后用手指在上面画出小船和星星。他呼出的热气瞬间融化出一小片透明,随即又被新的冰晶覆盖。这大概是最原始的“弹幕互动”,天真地参与着这场转瞬即逝的艺术创作。

上午10点,阳光斜射进窗台,霜花画展在光线中渐渐隐去,街头纪录片准时上线。快

## 女儿的“大奖”

早在考完试还没做学期总结的那两天,女儿就跟我说:“老妈,我可能会拿大奖。”

我哪里敢信,我家这丫头,平时成绩虽不算垫底,却也极少拿过高分,在我心里早被归入了“学渣”行列。但看她很自信,我又忍不住追问:“你怎么知道自己能拿大奖?我看你得奖都难吧!”女儿歪着头,俏皮地回答:“我瞧见老师写的获奖名单,上面没我,那大奖肯定就有我一份!”我狂笑两声:“要是最后没你呢?”“没有就没有呗!”她云淡风轻地说道,没有一丝愁绪或尴尬之情。

昨天,散学典礼结束,女儿一进家门,就乐呵呵跟我说:“妈妈,我真的拿大奖了,‘温情小作家奖’!这是学校评的,可厉害啦!”她一边迫不及待地在书包里翻找。还有这奖项?我满心疑惑地接过奖状,只见上面写着:“在这学期家长会‘致爸爸妈妈的一封信’活动中,你的文字满含童真与爱意,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父母的感恩与理解,温暖了整个教室。特授予你‘温情小作家’荣誉称号!”愿

递小哥的电动车在楼下暂停,他一边核对订单,一边呵出团团白气,像忙碌的标点符号标注着冬日的节奏。对面水果店的老板娘掀开蒸笼,一团巨大的白色烟雾瞬间充满“镜头”,犹如一场微型风暴,在凛冽中宣告着最扎实的温暖。遛狗的老人在墙角停下,小狗绕着他转圈,每一步都在薄霜上留下梅花状的印记。

午后,一种悠长的寂静降临,直播恰如其分地进入了慢综艺时段。阳光移动的轨迹在窗台上缓慢爬行,灰尘在光柱里翩翩起舞。偶尔有麻雀落在窗台外沿,蓬松成一个个褐色的毛球,歪着头朝屋内张望,仿佛在好奇这个“直播间”的观众反响如何。看着它们,我心里那点因寒冬而生的瑟缩,竟也恍若被这小小的生机,悄悄地抚平了。它们停留片刻,又扑棱棱飞走,成为这个冬日午后最灵动的花絮。

傍晚5点半,黄金档节目开播。天色渐暗,对面楼宇的窗户逐一亮起,争先恐后地开始了各自的直播。三楼那家的厨房里,人影晃

动,锅铲翻飞;五楼的客厅灯下,隐约能看见孩子在餐桌前写作业的侧影;而一楼的老人,正坐在摇椅上看电视,屏幕的蓝光映在窗上。每扇窗后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单元,它们共同连缀成一部名为《万家灯火》的温暖长篇。

还记得另一个冬日,一场小雪带来一场特别节目。窗外,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着万物,细碎的雪花仍不时斜斜地飘洒。窗玻璃渐渐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,我用手擦出一小片清晰。楼下孩子的笑声被玻璃隔绝,但雪人歪戴的帽子、插着的树枝手臂,以及那双用纽扣做成的、不对称的眼睛,却将那份欢乐清晰地“直播”到了我的眼前。

我不禁想起,此刻的我,或许也正在某扇窗的“直播间”里。可能正端着茶杯,在书架前驻足;或者只是静静地站在窗边,望着外面的世界。透过一扇窗确认彼此的存在,在同一片天空下共享各自的生活,这大概就是寒冷季节里最温柔的一种连接方式。